

关于植物中文名称问题的意见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,《植物分类学报》开辟了“问题讨论”专栏。这是贯彻毛主席“百家争鸣”方针的具体措施,是刊物的重要改革之一,对于促进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和植物分类学工作者思想上的进步,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。在讨论中,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提到的一些有关植物中名的文章,对我们很有启发。植物中名问题不单纯是个名称问题,而是体现出植物分类学工作者面向生产,面向群众的问题。例如,对中草药的中名,正确的就有指导意义,误用了就会影响防病、治病的效果,甚至贻误病情造成事故。

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的出版,对许多带有封建迷信,崇洋媚外和为一些“权威”树碑立传的中名进行了纠正,也消除了不少同物异名与同名异物的弊病,成绩应当肯定。但是,我国幅员辽阔,历史悠久,植物种类繁多,今后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与有关植物的书籍,还会遇到植物中名的问题,即使已出版的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与《植物分类学报》,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,应当提出来共同讨论。

一、问题在于学习

毛主席教导我们:“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,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,是粗糙的东西,但也是最生动、最丰富、最基本的东西;在这点上说,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,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”。中草药名与一部分植物中名,都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肯定下来的,它的内容丰富,与植物形态特征、生境、形象、分布及医疗效用等方面均有密切关系;必须遵照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指示,放下架子、虚心向群众学习,观察、体验、研究分析中名的含义,否则必然感到词汇贫乏,或犯生搬硬套及用错、别字的错误。例如:

鬼灯檠 *Rodgersia aesculifolia* Batal. 川西叫毛荷叶,因掌状复叶具毛而得名,我们把“毛”误读作

“慕”,就误定为“慕荷”作药名。豆科油麻藤属 *Mucuna* Adans, 我们未查到出处与含义,估计可能是“牛马”的音误,因该属为高大藤本,茎可用来栓牛马,某些地区“牛”与“油”读音相同,以致造成误会。南山堇菜 *Viola chaerophylloides* (Regel) W. Beck., 四川草医叫它“八股纓”,“纓”形容叶片细裂成条状与纓相似,若用其它同音字,就会讲不通。

同一字含义不同,用时要注意。例如,“筋”通常指筋骨的筋,就是肌腱,但有的地区也指叶脉,必须分清。石松 *Lycopodium complanatum* L. 草医称为伸筋草,以其疗效得名;长柄书带蕨 *Vittaria filipes* Christ 草医称牛尾筋,形容叶纤细而长如牛尾末端的筋。但红脉兔耳风 *Ainsliaea rubrinervis* Chang 川西叫血管紫背,指叶片背面紫色而具红脉。这些都是工农兵群众,用简短而形象化的语言,概括植物形态、疗效的范例。至于与“筋”读音相近的“经”,是中医理论中经络的经。因此,百合科的肺经草属 *Alettris* L. 就不能误作肺筋草了。

菊科中兔耳风属 *Ainsliaea* DC. 的“耳”字,是个有争论的问题,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认为是“兔耳风”,有些中草药书籍认为是“兔耳风”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“兔耳一枝箭,叶布地生,类兔耳形,叶厚边有黄色软刺,茎背俱有黄毛……”与杏香兔耳风 *Ainsliaea fragrans* Champ. 很相似。因此,我们的意见倾向于用“兔耳风”,而不用“兔儿风”。

虽然,植物中名从不恰当到比较理想也有个演变过程,但我们认为只要抓住问题的关键,多向群众学习,问题不难解决。例如:毛茛科的 *Beesia* Balf. f. et W. W. Sm. 属,是根据英国人姓名拟定的,最初直译为贝茜属(按“茜”有两种读法,一读欠,一读西),不但为洋人树碑,且易误读而失原意。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将此属改为“单叶升麻属”,又易与常用中药“升麻”混淆,也不理想。最近,有些同志在编写《中国植物志》过程中,根据中草药名称,把 *Beesia* *Calthaefolia* (Maxim.) Ulbr. 改为“铁破锣”,属名也改为“铁破锣属”,这样,过

去长期存在的问题,在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,终于得到合理解决。

植物中名既要讲得通,又要通俗易懂(少数民族名及外来语,按字音译的例外),看来虽然简单,但仍还有这些名字。例如,小蜡 *Ligustrum sinense* Lour. 别名山指甲,就比较费解。

二、一些看法

中国高等植物估计有两万种以上,拟植物中名是个复杂问题。为了把它订得有意义,避免重复与混乱,加强系统性,我们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,供大家讨论。

中文属名是植物中名的核心,在拟定时,除了查阅中外植物文献外,还建议要查些有关医药卫生和其他方面的资料,更重要的是要到群众中去,广泛收集地方名称,反复研究比较,选择使用比较广泛,与形态特征、形象、用途有联系,而又不致引起混乱的中名作为中文属名。确定中文种名除了参照不混杂的地区习用名称外,可按《中国高等植物图鉴》中乌头属、秋海棠属、杜鹃属、千里光属等的办法,以属名为基础,加上说明植物形态特征、形象、生境、分布(包括地名)等的形容词,以照顾系统性与生产使用。总之,植物中名务求通俗易懂、简短,不引起混乱,还要采用厚今薄古的原则。至于全国各地的地方名称,虽然有很多是同名异物,同物异名,但为了不割断历史并照顾各地使用习惯,仍可任其存在。

例如:唇形科的 *Teucrium* L. 原作石蚕属,经考证石蚕系误订,不能用,改以《植物名实图考》记载的“香科科”为依据,并缩写成“香科”。我们试以“香科”一名与该属植物中的“血见愁”,“铁轴草”等名称进行比较。显然,“香科”之名比较勉强,不易理解;而“血见愁”容易混杂,因此,这两个名称都不理想。“铁轴草”可能因为它的茎是锈棕色,与铁锈相似而得名,相形之下,就比较好。

在中文属名问题上,苦苣苔科比较突出,除石蝴蝶 *Petrocosmea* Oliv. 一名外,其它属名最后都加“苣苔”二字,十分烦琐。假如首先考虑地方习用名称,形态特征、生态条件等等,有些中文属名,未尝不能改变。例如, *Oreocharis* Benth. 用“石上莲”, *Hemiboea* Clarke 用“降龙草”, *Chirita* D. Don 用“石虎耳”, *Lysionotus* D. Don 用“石豇豆”, *Coralloidicus* Batalin 用“牛耳草”或“石胆草”, *Primulina* Hance 用“石烟”……这样就把形态特征、

生态、疗效与属名联系起来。有的属也可突出形态特征,另拟新名,如 *Boea* Lam. 改为“旋蒴草”, *Briggsia* Craib 改为“粗筒草”或“大肚草”,这样可加强联想,便于记忆。

中文种名的要求基本上与属名相同,但植物种类多,容易混淆,更要注意。大搞中草药的群众运动展开后,出版了很多中草药书籍,发现同物异名和异物同名的现象较普遍,有些中草药同一植物有 5—10 个或更多的别名,而有些常用的中药与草药,因各地都有自己习用的品种,所以同名异物的现象又很严重。我们采用地区习用的中草药名称时,必须一分为二地分析研究。用一般草药名作中文种名,只要讲得通,不混淆,通常是可取的。假设以中药名(或使用普遍的草药名)为中文种名,必须十分慎重,因为中文种名是全国性的,必须全面考虑,不能增加混乱,只能澄清混乱。

我们不妨以“山慈姑”为例,可以看到澄清中名混淆的必要性。山慈姑是常用中药,唐代陈藏器在《本草拾遗》中已有“叶似车前、根如慈姑”的记载。李时珍对山慈姑的记载较详细,可能与石蒜科植物相近,看来是个有争议的品种。最近《植物分类学报》第 13 卷 2 期 23 页以山慈姑为马兜铃科细辛属植物 *Asarum sagittarioides* C. F. Liang 的中名,有的书籍将山慈姑作为 *Iphigieia indica* Kunth 的中名,与历代本草和现在用药习惯均不相符,值得考虑。参考各地中草药的书籍,作山慈姑用的植物,计有:兰科独蒜兰属五种,杜鹃兰属一种,独叶山兰属一种,百合科郁金香属二种, *Iphigenia* 属一种,天南星科犁头尖属一种,防己科青牛胆属两种。这些植物的共同特点都具有膨大的鳞茎或假鳞茎或块茎,形象“慈姑”,故有此名。细辛属植物根较多,细长肉质,不膨大,亦不呈慈姑状,实际用药上并不与兰科“山慈姑”相混。我们觉得品种有争论而考证工作尚未完成前,象“山慈姑”类似的易混淆的中药名称,暂不必用作植物名为好。

鸭跖草科水竹叶属的 *Murdannia divergens* (C. B. Clarke) Brückn. 有的书籍订为“紫背鹿衔草”。鹿衔草是有争议、易混淆的中药名,全国各地的中草药书籍中常将鹿衔草与鹿蹄草科的鹿御草易混,以这样的中药名为中文种名,既损害水竹叶属的系统性,又引起不必要的误会,很值得考虑。

(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第一研究室资源组)